



邵艺辉：什么才是《好东西》？

“虽然我小时候不是像小叶那样缺爱，但我觉得我肯定是讨好型人格，而且非常严重。我讨好每一个人，看每一个人的脸色，包括拍摄时讨好每一个工作人员，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心。”电影《好东西》导演、编剧邵艺辉日前在上海浦东图书馆“影海书香”活动中敞开心扉。

《爱情神话》有“神话”，有幻想，而《好东西》则更现实、更清醒、更直白。“为什么两部影片都把离婚男女作为主人公？从‘神话’到‘东西’，她让人看到了现实从形而上到物质化的跌落，这是不是导演自我的觉醒和成长？邵艺辉坦言，这或许是潜意识里的东西：“因为我父母很早就离异了，然后父母的很多朋友也是离异的，这可能给了我一种印象，好像人长大了都会结婚的，但也是会离婚的。当然，那只是一个孩子的想法。”邵艺辉承认聚焦离异的人，也是出于写作技巧的需要。因为离异意味着主人公是有阅历的，经历过挫败和变故，“离异人群情感更成熟，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也更饱满，更丰富。”

《好东西》对两性问题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但在表达上却并非大张旗鼓。如印在女主的体恤和帆布包上的英文金句，隐藏在书架上的上野千鹤子的书，男主倒垃圾时墙上的涂鸦“爱情没有神话”，以及海报上，宋佳模仿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钟楚曦扮的则是墨西哥国宝级女画家弗里达·卡罗。这些内容就像是加密信息，需要观众仔细探寻才能解密出来。她以揶揄的、调侃的方式来表达两性观点，让表达变得友善而非敌对，温和而不极端。邵艺辉坦诚表示，“这也是一种技巧。”首先，她得让大家能够在屏幕上看到并愿意接纳这些表达，就不能太尖锐。其次，她本来就是一个很随意、很轻松的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她都希望保持一种轻松的状态。“现实中有一些东西说不出口或者说不清楚，所以不如以调侃去调侃一切，让大家看看个乐子就行。”

《好东西》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虽然轻松不说教，但却让观众看清自我，获得成长，让大家开心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来源：新民晚报

贾樟柯的新作《风流一代》：像风平浪静后潮水退去

贾樟柯的新作《风流一代》，有一种独特的实验性风格：不仅跨越了中国二十年的文化和景观变迁，而且还通过呼应其一贯的主题、地理特色、纪录片手法和叙事结构，深入探索了他的电影世界，同时又融入从2001年至2023年间，跨越不同时间间隔、以多种格式拍摄的镜头。这种风格曾是日本电影大师如成濑巳喜男和小津安二郎所擅长的领域，但从广度与深度来看，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又让人联想到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不过，这也可能让不熟悉贾樟柯作品的观众稍感困惑。

《风流一代》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大同，21世纪初，这里充满了浮华与机会。巧巧(赵涛饰)与斌哥(李竺斌饰)在此过着惬意的生活。斌哥既是她的男朋友，又偶尔以经纪人的身份为她的演出打理事务。然而，心怀抱负的斌哥离开大同去外面的世界闯荡，承诺一旦赚到钱就会回来接她。五年后巧巧踏上了一艘前往奉节的游轮去寻找斌哥。然而，无论她如何尝试，斌哥对她的短信和电话都置若罔闻。无奈之下，她只得在当地新闻台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最终，斌哥勉强做出回应，但也仅仅是确认他们的恋情已告终结。十六年后，在返回大同的途中，斌哥邂逅了巧巧。然而，巧巧如今对他的依赖已远不如从前，对他的愤怒也早已消散。

影片中，巧巧穿越丰都和三峡，一路南下直至广东。通过她的眼睛，我们目睹了这些地方的变迁，这一切都在她的沉默中得到了展现。巧巧经历的种种困境以及为了重新点燃这份感情而付出的努力，都彰显了她对爱情的执着。但贾樟柯并没有让这份执着变得扭曲或病态，它更像是一种在困境中寻求慰藉和希望的象征。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在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世界里，爱情或许是人们唯一可以追求和坚守的东西，而巧巧的追寻也好像不再仅仅是寻找一个人，而更像是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国家寻找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意义。

贾樟柯运用慢镜头捕捉时间的流逝，配合动人的音乐，营造出一种深沉的哀愁。这种手法在旅行场景中尤为突出，无论是巧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沿江寻找斌哥之旅，还是人们从乡村向城市迁徙的宏大场景以及一众平民乘客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寻求机会，如此种种皆充满了故事性。在影片大部分时间里，观众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由其精心收集的素材所构成的时空胶囊，其中的叙事部分有时显得像是影片的补充而非核心。

在这部新旧交织的电影中，同步对话几乎被省略，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流畅且富有音乐性的长镜头以及有着丰富层次的音乐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从中国古典音乐到现代电子音乐，再到摇滚乐——形成了令人陶醉的听觉体验。同时，影片在视觉上也有着令人惊叹的混合风格：从纪录片式的粗糙、接近手机拍摄的镜头，到精致而深思熟虑的场景，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影片对歌曲的选择恰到好处。贾樟柯精心编制了一个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音乐列表，这些歌曲仿佛凝固了那些特定的历史瞬间，让人穿越回那些难忘的年代。它们犹如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展现了从大同妇女在煤炭产业衰退之际围炉而唱的传统民谣，到21世纪前二十年风靡一时的中国摇滚，再到购物中心用以吸引顾客的流行音乐以及一个意外成为社交媒体焦点老人的深情吟唱。当电影镜头捕捉到人们欢庆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的那一刻，一首激昂的歌曲随之响起，将情绪推向了高潮，而到了片尾，崔健的《继续》作为配乐，为这部电影画上了一个励志的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赵涛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总是展现出了非凡的舞蹈魅力。在《世界》中，她身着华丽的仿拉斯维加斯风格的服装翩翩起舞；在《山河故人》中，她随着“宠物店男孩”的《Go West》舞动身

姿；在《江湖儿女》中，她则随着“乡村人”的《Y.M.C.A.》尽情摇摆。而在《风流一代》中，她再次在舞池中扭动身体，随着动感的电子舞曲尽情释放，只是巧巧并未意识到，生命中的挚爱即将离她而去。

贾樟柯的电影虽未高举女权主义旗帜，但却赞美了女性的坚韧与生命力，这是其作品的一大亮点。巧巧并非寡言少语，却总以沉默的方式展现她的力量。她是一位生活的斗士，历经贾樟柯电影中的种种考验：从情感的低谷、经济的困顿、社会的动荡，到犯罪的阴影、暴力的威胁，甚至监禁的磨难，她都坚韧地走了过来。更为难得的是，她能够从对应贾樟柯作品中多变而复杂的情绪和风格。

影片前两部分带有一种疏离感，纪录片和叙事片段之间似乎并未完全融合，但到了以2022年为背景的第三幕，《风流一代》突然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正是通过前面精心编排的片段累积而成的。当巧巧和斌哥一同观看现场音乐表演时，歌词似乎直接映射了他们的困境，巧巧的沉默最终也达到了顶点。影片最后，当巧巧在与超市机器人简短交流后奔向未来时，观众感受到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更是这个国家的故事。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一个女性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历程，更是贾樟柯这位当代中国电影界杰出编年史作者所呈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画卷。他好似21世纪中国众多变革风暴之眼的见证者，将所见所闻以画面的形式娓娓道来。

贾樟柯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似乎《风流一代》就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作品，而之前那些备受赞誉的作品更像是为此片积攒灵感的素材库。这部电影的呈现形式与其主题以及结构中的华丽循环紧密相连，但却没有必要深入探究每个细节。贾樟柯的忠实粉丝或许热衷于探寻每一幕背后的故事，通过演员的演技、精致的服装、独特的画面比例或是胶片质感，他们能找到足够的线索，从而将这部电影与贾樟柯之前的作品联系起来。然而，《风流一代》自身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作为贾樟柯职业生涯中期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更像是一次心灵的解放，而非一次简单的点缀。这部作品之后，贾樟柯似乎真的获得了自由，就像风平浪静后潮水退去，留下的沙滩仿佛一片广阔无垠、纯净无瑕的未来。

来源：北京晚报



《风流一代》电影剧照